

定雲樓遺集

我見如是
易研

周禮繫領

大學定本
廣孝經

定雲樓遺集

淮安陳鐸署崇



擬改正同安縣志鄭得瀟傳

後學陳延香撰

先生姓鄭氏。名得瀟。字慕生。號蘧廬子。邑之在坊里池仔人。明亡。隱居海濱。自號海濱遺佚。邑志誤爲清康熙間諸生。且有一試不遇遂棄去等語。按先生所著廣孝經大學定本自序。署崇禎辛巳閩輪山舊學八十三叟鄭得瀟慕生甫識。是烈皇甲申殉國。先生年已八十六矣。入清康熙。已達百餘歲。必無再以諸生應試之理。蓋邑志修於嘉慶年代。湮遠纂修者失於考據。遂失實如此。先生沉酣經史。名其讀書處曰定雲樓。與莆田鄭郊貢士交最篤。著有定雲樓史統五經通義易研廣孝經大學定本周禮絜領我見如是古文信好篇文學指南蘧廬近吟選等書。其我見如是一書。上卷疏觀天人分途之始。中卷深觀身心性命保合太和之理。下卷曠觀大造氣化流動充滿之意。上中下三卷皆發先儒所未發。有關世道人心之文。邑人陳延香爲之校刊行世。

定雲樓遺集序一

甲子夏。陳子延香來自同安。出所撰明季鄭得瀟先生傳。示翰曰。先生生崇禎末。讀書不仕。顏所居曰定雲樓。明亡。遯海濱。著有五經通義。廣孝經。大學定本。周禮絮領諸書。則端治經術。有古文信好篇。文學指南。蘧廌近吟選。諸書。則旁及文藝。我兒如是一書。舉凡身心性命之微。造化天人之妙。靡不推闡無遺。誠有功世道之文也。且先生與莆陽鄭郊貢士善。延香與君過從亦密。今春梓先生文。君其樂爲之序乎。翰於先生書。雖未一覩。然因其氣節。想其文章。而知其必傳無疑。先生明季一布衣耳。閉戶著書。無名公卿爲之表暴。遲二百餘年。竟有流傳之一日。殆其忠義之氣。純正之行。磅礴發皇於宇宙。而不能終掩。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者。非歟。翰識延香久。然延香能傳先生遺稿。翰走食四方。欲蒐集鄉先生鄭貢士著作。公諸當世。而力有未逮。序諸集。重有感矣。莆田林翰序於福建省議會。

定雲樓遺集序二

有明一代。士氣之盛。罕有倫比。崇禎甲申以後。士之抗志泥塗。不辱新命者。史不絕書。如黃藜洲。顧寧人。諸先生尙矣。卽吾巖之王尙書。命璫連處士。壁台一則遁。

跡山巖。私奉永曆正朔以死。一則屏居陋巷。足不下樓者數十年。余嘗欲表章之。顧求其遺書而不可得。其名遂終不登於國史。則後學之過也。甲子夏。吾友陳君延香來自同安。爲言吾宗慕生先生生當明季。烈皇殉國後。遁居海濱。自號海濱遺佚。生平著作甚夥。皆羽翼經傳。發先儒所未發。校讎已畢。將募貲刊行於世。因索序以弁其首。余謂先生以勝國遺老。不降志。不辱身。其於興亡之感。家國之悲。必於文焉發之。惜其書已郵傳海上。未得一讀。然卽其志以求其文。已可大概得之。其甲申以後之作。知必有微詞隱義。以寄其悲感。不僅斷斷於身心性命之理而已也。顧延香任邑志采訪。乃能搜求遺著以廣其傳。余於王連兩先生之文。不克搜輯成集。以垂不朽。余於是不能不愧對延香矣。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季夏龍巖後學鄭豐稔謹序於福建省議會
定雲樓遺集序三

民國七年冬。余友范秋帆贈余蓮山堂文集。受而讀之。知爲同安陳白南先生所著。而吾宗延香君爲其梓行者也。白南先生爲明代循吏。其文冲和平易。精氣內蘊。和延香之表襮爲不虛。今春延香以考察蘇浙教育復來滬。出示其鄉先哲鄭

慕生先生之定雲樓遺集。屬爲印刷。余勉應之。繼復任校讎之役。因得悉是書之精蘊。蓋其所存之我見如是。易研周禮絜領。大學定本。廣孝經五篇。或採聖賢之精義。或究天人之本原。或闡身心性命之微旨。而皆爲有關於世道人心之名著也。慕生先生與白南先生同時而居同邑。文筆之醇厚亦相似。茲其遺著俱賴延香以傳。斯亦奇矣。不寧唯是。邑志誤以慕生先生爲清康熙諸生。經延香考其歲月。辭而闢之。然後知先生之自號海濱遺佚。殆亦與白南先生之甲申紀年。命意相同。嗟乎。有明一代。崇尚氣節。鼎革以還。遺佚之士。或罹刑禍以死。或終老於山林。至於廣授生徒。著作等身者。尤不可勝數。然以清代禁網嚴密。文集之觸忌諱而沒收者。比比皆然。卽幸珍藏得人。亦慮媒螻而不敢行世。茲暴政雖除。而時異代遷。又視保存國粹爲迂緩之圖。延香獨能抱殘守闕。募款梓行。傳先哲之名著。發潛德之幽光。其卓見與熱腸爲何如乎。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淮安陳鐸序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定雲樓遺集序四

歲癸亥小春之月。陳君延香重游滬江。攜前賢鄭先生得瀟遺著。我見如是。書於

族次補其蛀缺。將以刊行。以書示余。余敬受而讀之。曰。道學之真傳在是矣。自唐虞衍精一之旨。至夫子傳子思而作中庸。中庸之書。蓋闡身心性命之原。切吾身當行之事。擴參天化育之功。爲人生不可易不可離以盡人合天者也。是書首卷疏觀天人分途之始。卽中庸首言道之本原實體也。中卷深觀身心性命保合太和之理。卽中庸中言存養省察也。末卷曠觀大造氣化流動充滿之意。卽中庸終言聖神功化也。言其所固有。不言其所本無。言其切實。不言其虛幻。其所以發明聖道。開導後學者至深遠也。卽謂爲中庸之衍義可也。有明之世。吾鄉理學輩出。如次崖林公著存疑一書。闡明聖學。流傳萬世。然幸而通藉。其書以傳。不幸而名不彰。書亦因之隱晦者。何可勝數。先生當有明末葉。鼎革而後。隱處海濱。著書以垂後世。垂之百年。未能刊行。蓋亦其遭逢之不偶也。陳君世代書香。得其原稿。保存以至於今。今而刊行之。是亦幽光必後之理也。嗟乎。當此二十世紀時代。歐風東漸。學堂興而科學盛。所務者皆歷史經濟。所究者皆藝術專門。而於四書五經且廢焉不講矣。何有於性道。以是書當是時而出。未必合時人之心。是則顯而旋晦也。此殆聖道之終衰而將廢矣乎。要之道德不講。人心淪亡。利欲熾熏。廉恥淪

喪乖戾之氣。彌漫於天地之間。橫暴之風。縱橫於宇宙之內。苟不有人焉爲之誘掖其天良。糾正乎人心。使反求諸身。以合乎天理。何以挽回氣數。而重扶道學於不墜也哉。以是書救濟之。未必無補也。五百年聖人復生。當必有取爾矣。同邑後學蘇萬靈式經氏謹識

定雲樓遺集序五

定雲樓遺集者。爲明季邑先賢鄭得瀟先生所著。先生沈酣經史。年九十餘。手不釋卷。著有五經通義、易研、廣孝經、大學定本、周禮絜領、定雲樓史統。我見如是。古文信好編、文學指南、蘧廬近吟選等書。其生平履歷未詳。邑志載爲康熙間諸生。一試不遇。遂棄去。傳聞之誤。余於傳中辯之矣。遺存諸集。字法秀勁。想皆先生手筆。惜逾二百六十餘年。俱未刊行。致五經通義、文學指南、蘧廬近吟選三種全佚。史統、易研、周禮絜領、古文信好編。則虫蛀鼠嚙。首尾斷缺。我見如是。廣孝經、大學定本。雖稍完全。然紙墨亦多腐爛。余悲先生酷首窮經。高尚其志。冀以微言大義。見信於後世。熟意自號海濱遺佚之人。竟爲嘉慶時修志者。誤爲康熙間諸生。抑何不幸也。壬戌。邑中公議重修縣志。余爲在坊里采訪主任。廣搜先賢遺著。得先

生遺集讀之。狂喜竟日。始知先生學究天人。爲儒理正宗。景仰之餘。卽思所以闡發之。癸亥孟冬。適與莊君慶斯重遊蘇浙。考察教育。攜我見如是。廣孝經大學定本。易研周禮絜領等集。到滬。請商務印書館圖書館長海鹽朱仲鈞先生同爲校訂。缺損文字。不料校訂甫半。仲鈞先生忽歸道山。幸該館編輯陳稼軒先生續爲校訂完竣。其爲意所未明者。則缺之。我見如是。上卷二十篇。疏觀天人分途之始。中卷二十八篇。深觀身心性命保合太和之理。下卷二十七篇。曠觀大造氣化流動充滿之意。上中下三卷。缺夢說其三及影喻二篇。都存文八十三首。易研廣孝經大學定本。周禮絜領各一卷。闡明經義。皆千古聖人之心印。發先儒所未發。有關世道人心不朽之文也。嗟乎。明祚鼎革。先生羈隱海濱。不污世垢。潛心著述。其人格之高尙如此。則其遺集惡可以不傳乎。用謹募捐付印。以廣其傳統名之曰定雲樓遺集。以明其尙有散失也。捐助印費芳名銀數附載於左。將來是集傳布之地。亦卽捐助諸君姓氏傳布之地。與著者共垂不朽。藉報樂輸表揚文化之義云。

陳敬賢先生捐大銀一百元

陳延謙先生捐大銀五十元

永福公司捐大銀五十元

洪曉春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杜成智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鄭朝和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洪鏡湖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鼎美行捐大銀三十元

黃廷元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陳子挺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鄭朝第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胡炳章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曾璧璿先生捐大銀一十二元

黃源生先生捐大銀一十元

楊清提先生捐大銀五元

蔡天鍾先生捐大銀四十元

吳光枰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林鳳翔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鄭朝闕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胡訓魁先生捐大銀三十元

陳劍秋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高振聲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黃健懷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蘇式經先生捐大銀二十元

黃篤庚先生捐大銀一十二元

翁策勳先生捐大銀一十元

杜文理先生捐大銀一十元

以上二十七條共捐大銀七百二十五元付上海世界書局印定雲樓遺集

一千部連開運費外如有盈餘留作本邑先哲叢刊印費特此聲明

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仲夏同安後學陳延香謹序

定雲樓遺集

我見如是目錄

內見一 疏觀天人分途之始

人字圖

人字圖說

生身論

心氣知能中和道德禮樂總論

中解

時中論

和解

道德宗旨

道德分疏

道解

德解

尊德性

方正學三達德

德心總論

仁解

義解

義利

禮樂總論

禮解

智解

信解

內見二 深觀身心性命保合太和之理

命解

知命

立命

時命論

性學源流

性解

情解

牧仲性說

牧仲情說

書牧仲性情說後

慎獨

才解

三才

氣解

正氣論

養氣論

養善氣

心統性情

心解

天心

仁人心論

廣居安宅論

心神論

立志

靜解

一解

虛解

明解

君子論

君子求諸己

君子存義

精神謂聖

敬解

誠解

神化解

聖解天人合一之至

贊聖

聖學旨要

外見 曠觀大造氣化流動充滿之意

道生天地

曾子天問

天地不可知

太極無極辨

兩儀合圖

周子太極圖說

論天

易簡

美利

尊天

祀帝

天子

日月盈虧

地震

大氣

司天屬神司地屬民

鬼神

鬼神關通之論

生死人鬼之辨

陰陽水火論

生氣論

化氣論

魂魄

夢說一二三篇缺其三

影喻缺

定雲樓遺集

我見如是

明同安鄭得瀟蘧廬子著

同邑 陳延香

莊慶斯

蘇萬靈

全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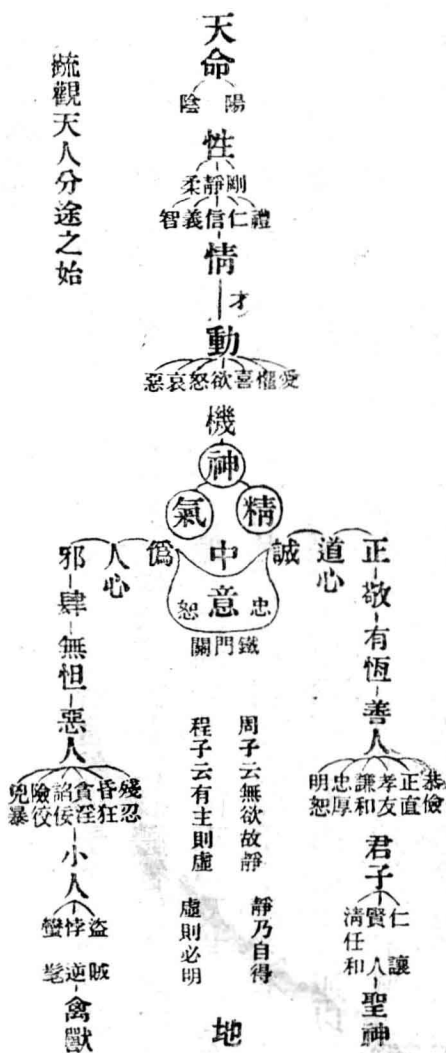
海鹽 朱仲鈞

淮安陳鐸

人

字

圖



心亦是
官故有
命

中字一
口是虛
實中虛
實中虛
主敬中
實存誠

人字圖說

天地陰陽。化生萬物。惟人獨得其靈秀之氣。如君之命官。然獨予之誥勅也。既具人形。即有人性。性只是理。苟無其德。則無其理。所謂德者。仁義禮智信。其固有也。賦予維均。其初本靜。間或有剛有柔。偏輕偏重。清濁分殊。不能專一。及其應機而動。七情生焉。喜怒哀懼愛惡欲。紛然雜出。凡皆心神精氣之運用而發之。不本于中。其爲過不及也多矣。中在未發之時。體惡乎立。以爲實也。而非虛。無以運。以爲虛也。而非實。無以主。蓋意之所存。非至誠不足以運之也。誠則爲道心。不誠而僞。則爲人心。道心必由于正。人心易溺于邪。邪正一分。而天人之路。遂從此判。隔不復相近矣。原夫心之正也。必先于持敬。主一無適。戒慎恐懼。不失其獨知之明。斯謂之有恆心矣。有恆心。則主善爲師。善之類不一。若孝友若謙和若正直若忠厚若恭儉若明恕皆善人也。造于善雖未備。亦爲君子矣。純于善而無間。則爲賢人矣。仁讓清任和亦其支派也。匯而通焉。高明中庸廣大精微。則眞聖人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其大中至正之理。上達有必至焉者也。若夫心之邪也。必起于自肆。內無忌憚。放僻邪侈。梏亡其平旦之氣。斯謂之無恆心矣。苟無恆心。則從惡如

肆。惡之類不勝數。若貪淫。若詔佞。若昏狂。若險狡。若兇暴。若殘忍。皆惡人也。趨于惡。雖未甚。己爲小人矣。陷于惡而不返。遂成悖逆矣。如盜賊。如蠻髦。皆其一類也。究而極之。禮義廉恥。淪喪殆盡。天理人情。絕不可近。則真與禽獸無異矣。甚而至禽獸之不如。推其失中入邪之勢。下達有必至焉者也。要之迷途覺路。宜辨于蚤。極聖極狂。同趨于盡。殆至聲銷魄落。入地而後已。君子較自便宜。做君子。小人亦自枉屈。做小人了。可不戒哉。因口占四語爲勸。

賦予維均結蓐深。罔狂克聖細思尋。不趨正路奔邪徑。辜負地天父母心。

陳延香曰。周子太極圖後。又傳一篇不朽文字。與朱子性圖相合。

生身論

因人貴重故作圖。生身言其重也。

大凡有積于中者。必侈然而徵形于外。原夫鴻濛之始。大造欲成一世界。由是陰陽之理。使乾坤領受焉。從而交媾焉。又從而神明之。錯綜變化之。其體曰方員。其德曰健順。其形曰高厚。其職曰覆載。其名曰天地。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命行以五。號物有萬。有物也。因而有事。有貌也。因而有神。有神明也。因而有道德。有道德也。因而有文章。道德文章合而爲聖人。其餘皆凡民也。踏地是實。舉頭皆